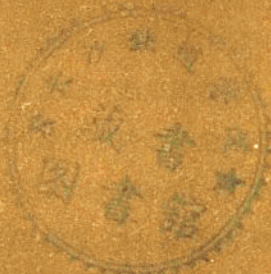


47.97
HR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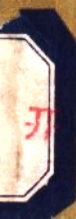
062006

大家宣传无神论



1957.11.14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說明

“鬼”“神”观念是人們不能解釋和战胜自然灾害时产生的幻想，它被剝削階級利用，作为精神上統治劳动人民的工具。解放以后，我們經過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別是在这些基础上，群众掀起了生产跃进高潮，使得“鬼”“神”观念失去了存在基础。許多劳动人民对过去自己迷信的菩薩、鬼、神，經過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已不断体会到完全是騙人的，紛紛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自己建立起来的菩薩。这一劳动人民精神上解放的重大迹象，对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着深刻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我們應該抓住劳动人民破除迷信的各种典型事例，順水推舟，組織辯論，大張旗鼓地宣傳无神論。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破除迷信，肃清唯心主义观点，树立唯物主义思想，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我們特選擇了几篇有关的文章，編成这本小冊子，以供大家学习时的参考。由于時間的仓促和水平有限，遺漏和缺点在所难免，請讀者批評指正。

1958年11月

目 录

打碎人民精神上的枷鎖	陆学斌 (1)
水落石出	張瑞林 (8)
从一場关于有神与无神問題的大辯論說起	素 川 (13)
拆穿假道法,不值一文錢	刘法宝述 張云生 吳德凭記 (18)
剝开皮来看“草鬼”	团结投記者 (21)

打碎人民精神上的枷鎖

陆学斌

神权观念——束縛人民精神的繩索

由閻罗天子、城隍老爷以至土地菩薩組成的阴間系統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組成的神仙系統——总称为鬼神系統的神权观念，是旧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各种腐朽的意識形态，象一条繩索长期地在精神上束縛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它麻痹了农民的革命意志，阻碍了阶级斗争的开展；它限制了农民向自然斗争的勇气，阻碍了农民智慧的发展。各种反科学的迷信观念，貫穿在农民的整个生产与生活当中，不論耕、种、收、藏，不論生、老、病、死，都要燒香許愿，求神問卜，听从鬼神和命运的摆布。这条神权的繩索不仅在精神上束縛着农民，而且在經濟上也造成农民沉重的負担。过去农民除了受地主、富农的剝削以外，还受着鬼神的剝削，在自己辛勤劳动所换来的一些粮食中，还要拿出一部分花在鬼神的身上，根据安徽几个农业社的材料，解放以前，一戶普通的下中农，每年花費在燒香燒紙上的錢，有的一年竟要达到一百多斤稻谷，遇到喪葬，迷信活动的浪費，数字就更大得多了。

历次群众运动——对神权观念的冲击

“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人們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以后革命和建設的过程中，神权观念受到了几次猛烈的冲击。正如三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論述的那样：“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

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解放以来，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摧毁了广大农村中作为封建迷信等权力基干的反动政权，神权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一次猛烈冲击，无神论思想阵地扩大，鬼神系统的势力渐渐削弱。在刚刚解放不久，不少地方的庵庙，都先后改成了学校和仓库，每年春季庙里盛大的香会没有了，烧香的也开始减少了。土地改革运动后，地主阶级被打倒，祠堂都做了学校。过去地主、富农、族长等主持、带头和积极维护的很多迷信习俗都改变了。迷信活动大为减少。迷信职业者——地理先生、算命先生、巫神、超亡婆等等分得了土地，有的开始参加劳动。经过这一场猛烈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不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开始从神权观念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神权观念再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在合作化高潮以后，由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神权观念和旧的迷信习俗也跟着进一步的变化。烧香、拜菩萨的更加减少了；随着医药卫生的普及，很多农民在生病的时候，不再求神拜佛，而是请医生诊治了；很多过去因迷信而不能兴修的水利工程，也动工兴修了；迷信职业者基本上都已改务正业了。

总的说来，从1949年全国解放直到合作化高潮以后，神权观念是处于逐步削弱的过程中，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神权与反神权的斗争，也是随着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以及改造自然的斗争而时起时伏，波浪式地

向前发展。当社会改革运动高潮到来和改造自然的斗争顺利开展的时候，神权观念就会显著的削弱；当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阶级敌人蠢动或者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迷信思想又会挣扎抬头。但神权观念经过上述两次猛烈的冲击，经过几年来这样反复的斗争，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力量已受到了摧毁。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削弱下去的。

大跃进——对神权观念的大扫除

去年冬季以来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特别是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这是对神权观念一次最彻底、最猛烈的冲击。不少地区的农民很自然的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斗争。经过这次冲击与斗争，已使神权观念的另一基础，即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状况，也受到摧毁，终于促使鬼神系统开始全面性的土崩瓦解。

今春以来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对于神权观念的猛烈冲击，集中表现在群众性的拆除土地庙和平坟整地的行动上。过去农民对之供奉跪拜的土地菩萨，有的被丢到锅底下，有的被打得稀烂，全部土地庙在短短的几天内一扫而光，拆出的砖瓦用来修了广播台、宣传亭和厕所。矗立在良田中的死人坟墓，千百年来都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次斗争中，都被农民自己动手移掉或者就地深葬了。这一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斗争，完全是农民群众自己发动起来的。巢县的拆除土地庙和平坟整地的斗争，则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动，一个队干起来，全社马上跟着干；一个社干起来，其他社也马上跟着干。广大农民群众所以能这样自发地行动起来，一方面是生产大跃进中群众对于迅速增加生产的迫切要求，广大农民从自己的生产实践当中已

經深刻地体会到鬼神系統所依托的、到处普遍存在的土地庙和坟墓等等，是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另一方面是生产大跃进提高了农民对于战胜自然力的胜利信心与勇气。引水可以过山，大旱可以丰产，这些过去只有神話里才有的奇迹，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自己用双手創造出来了，这表明我国劳动人民不仅早已不再是旧社会的奴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已不再是隶属于自然力量的奴隶，开始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这种情况正說明打碎鬼神系統的枷鎖，真是已經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只要有人一“引”，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一轟而起，各地一个群众性的破除迷信的高潮所以能迅速地形成，决不是偶然的。

大辯論——破除神权观念的好方法

在这一場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里，自然不会沒有矛盾，无神論与有神論的斗争就始終貫穿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根据一些农业社的調查，党员、团员和青年农民的行动最积极、最坚决，他們是这一場革命斗争的急先锋；大多数貧农和下中农表示热烈拥护，有些中間分子甚至落后分子也轉变了态度，表示贊成，参加到斗争中来；无神論思想占着絕對的优势。但是，也有少数富裕中农有抵触情緒，老年农民中也有些人思想不通，他們怕拆庙会得罪“菩薩”，怕迁坟会“敗了风水”。既然对立面普遍存在，就不可避免要展开一場有沒有神、有沒有鬼、有沒有风水和有沒有命运的大辯論。这些会都开得有声有色，都富有风趣。在辯論有沒有神的时候，很多人都說：“神仙在哪里？沒有一個人看到过。过去差不多家家燒香敬神，穷苦人家还是照样受穷受剝削，現在一根香不燒，日子一年反比一年好。”巢县岱山社主任徐守叶說：“菩薩本是木头雕的，同一块木头，上半截雕个菩薩，人們

就向他燒香磕頭，下半截做個馬桶，人們就用来大小便。說這半截木头有靈，那半截木头沒有靈，這不是騙人嗎？”在辯論到有沒有鬼的時候，大家都說：“人死如燈滅，根本沒有鬼。現在坟墓平的平，遷的遷，也沒有見到鬼在哪里。”在辯論有沒有風水、有沒有命運的時候，在無數確凿的事實面前，地理先生和算命先生被駁得閉口無言，不得不表示服輸，承認所謂“風水”和“八字”都是騙人的鬼話。肥東燎原社的貧農李世榮說：“過去我在地主王佑慶家里做長工，一年到頭，一家人都糊不住嘴，過年時想向地主借几斗米，他不但不肯借，還諷刺說：‘誰叫你家祖坟不出力氣？’過去受地主欺騙，還以為是他家祖坟‘得力’，自家祖坟‘風水不好’。解放後，地主打倒了，王佑慶也捉去勞改了，怎麼他的祖坟不‘得力’了？經過土改和合作化，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難道是祖坟一下‘得力’了？這不是迷信是什麼？”很多農民都說：“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好運氣’，新中國處處都是‘好風水’”。

生產大躍進推動了農民群眾破除迷信、解除神權觀念束縛的鬥爭，農民群眾的平坟拆廟反神權觀念鬥爭的勝利，反過來又促進生產更猛烈的躍進。當農民們擺脫了神權繩索的束縛以後，就更加英勇的向征服大自然進軍。今年5月以來，安徽巢縣、肥東兩縣一百多天未落透雨，旱情大大超過歷史上旱災最重的1934年，但沒有一個人主張抬菩薩求雨，也沒有發現一戶燒香許愿。人們的抗旱勁頭比天還大，比山還高。他們把自己比做“菩薩”，比做“龍王”，決心以集体的力量戰勝干旱，力爭丰收。“社員个个當龍王，喝令湖水上山崗！”成了農民們的行動口號。

我們的任務——徹底肅清神權觀念

在有神無神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是戰鬥的唯物論者，主

張徹底的無神論。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來，迷信鬼神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的歷史產物，是人類在不能理解的、認為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求助於神秘力量的表現，是現實在人們意識中荒誕的、虛幻的、歪曲的反映。在人類歷史的初期，人們在與自然作鬥爭時軟弱無力和對自然力量的恐懼，就產生了相信鬼神和靈魂的思想，到了階級社會產生以後，在統治着人們的自然力量以外，又加上了社会力量，被剝削階級过着極端痛苦的生活，在他們無力與剝削階級鬥爭時，也必然會產生迷信命運的思想和對於鬼神的崇拜。剝削階級鑑於神權觀念有利於他們的統治，就極力地支持它，培植它，用它來麻醉人民，因而，在舊社會中，神權觀念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這就是迷信產生和長期存在的認識根源和社会階級根源。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與馬克思以前的無神論有本質的區別。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中外無神論者，不論中國的王充、范縝也好，或者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也好，他們都看不清鬼神系統的階級根源与社会根源，所以他們在和迷信宗教有神論作鬥爭時，一般只限於揭露其認識根源，他們常常把提高文化水平，普及教育作為破除迷信的主要手段，把鬥爭局限於“文化主義”的小圈子裏。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則認為，剝削階級的統治和自然力對人們的奴役是一切神祇迷信思想的最終根源，要徹底破除鬼神的迷信思想，一方面，自然必須傳播科學知識，廣泛宣傳無神論的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組成部分，這是件重要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必須把破除迷信和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的鬥爭結合起來。列寧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是唯物主義者，即堅決反對宗教的人，但他們應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是說，他們不

应抽象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上的，始终不变的教条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具体提出这个问题，应根据目前实际在进行的和最能教育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与宗教”）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对于群众一般的鬼神迷信思想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示我们：“……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和解放以来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坚决地执行了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因此，在破除迷信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使广大群众逐步摆脱了神权绳索的束缚，一步一步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无神论思想的胜利。

随着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我国已经进入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新时期。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引导更广泛的人民群众起来参加这一史无前例的破除鬼神迷信的斗争，以无神论去战胜有神论，彻底改变社会风气，彻底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社会主义以至将来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原载195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水落石出

張瑞林

毛泽东同志說：“菩薩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們自己的双手丟开这些菩薩的，……”現在，这个“时期”已經到来了。

在一个麻风細雨的晚上，天色显得异常阴暗，湘阴城南义山园里的坟堆中，忽然出現了一它磷火。由小而大，化整为零，随风飘动。社員黃永久夜行归家，一眼瞧見，便大声惊叫起来：“不好了，鬼打架呀！”他脚步慌乱地奔跑着，附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喊声惊动，一齐跑出来观看，“啊！真是鬼火，不知道这鬼今晚去迷誰家？”因为怕鬼撞进屋来，有的便把門关得紧紧地。第二天，黃永久的儿子病倒了，他爱人吵鬧不休，說是他昨晚把鬼引进了屋，要“关符立纓”，送鬼出門。黃永久也是五心不作主，只好請了一位驅鬼法師，“送鬼下揚州”。但是，他到底不放心，同时又接了一个医生，吃了两付药。小孩病好了，迷信的人便到处宣揚：“莫道世間无神鬼，举头三尺有神明，小儿若非菩薩救，几乎一命見閻君。”这回事情要是发生在旧社会，到也罢，反正沒有人敢对菩薩提出“非議”；要是发生在早几年，追根究底的人少，也难得个“水落石出”；偏偏发生在这大跃进的高潮中，人們已經用自己的双手在改造自然，神鬼威信已經扫地，所以便很自然的引起了大家的惊奇。于是，便有人提出要求弄出一个究竟来。以人民公社大队党的总支为首的一批积极分子，接受群众的意見，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們还請来了自称为群众行方便等五位神权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會議，他們是“地生”——阴阳

先生，“算命先生”——宿命論專家，“師公子”——驅鬼法官，“馬脚”——菩薩的化身，“老善人”——敬小神者。

三百多個人聚集在原黃金小社社委會的房子里。辯論會開始了，算命先生李西玉首先發言，他說：“好命好運前生修，命里無來莫強求。我是一個指引迷途，逢凶化吉的老好人。古時甘羅十二為宰相，可惜命短，子牙八十歲才遇文王，這都是命里注定。古今聖賢都信命運，你們有什麼理由不信？”積極分子陳桂香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站起來問道：“假如有兩個人同年同月同日降生，你怎么算他們的八字？”“那當然一樣算法。”“我上屋有個李蘭階，下屋有個徐述林，他們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現在徐述林有五個兒子，而李蘭階前後結過兩次婚，現在卻一個崽也沒有，命里是這樣注定的嗎？”算命先生正不知如何答复，團員鄒文彬又接着說道：“慢點答复，我再問你一句：解放前你大哥吃水莽草死了，你会指引迷途，为什么不早指出来呢？这还不算，1956年你三弟又因夫妻不和服毒草自杀，你既是个掌握命运的人，为什么让他枉死呢？全中国的地主和反动派在解放前都走红运，处处行时，而从解放到现在，为什么又都走倒霉运呢？”这一下問得算命先生啞口無言，哭喪着臉說：“這是前輩人見人眼瞎了，沒有生路，拿算命謀生活。我師傅教時對我說：‘只講雙關語，多奉承几句好話，騙幾個錢花。’比如我說，父在母先亡，他若說是父親先死，我就說：‘本來按八字推算是父親在母親之前死亡啦，’如果他說是母親先死，我就說：‘是的，父在，母先亡。’實在說都是他自己告訴我的。”他這些老實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接着驅鬼法官蕭月初出馬了，他說：“命是沒有，鬼就硬有。不信，黃永久的小孩被野鬼纏住了，沒有我根本活不成。”平日愛與別人敬小神的老善人

严甫生也帮腔說：“誰說沒有鬼！这后面牛屎巷就有‘抱鷄婆鬼’，很多人都見過，不搭幫我經常幫人燒香、叩頭、講好話，不知會枉死好多人。”他張三李四地數着被他解救的人家。胆小的人一听到“抱鷄婆鬼”，都毛发倒豎，如历其境，會場上沉默了片刻。后来，被一个突然笑声打断了：“說起抱鷄婆鬼，我剛才还碰到了，几乎把我吓个半死。”人們不約而同的向他投出了惊奇的眼光，驅鬼法師更是幸灾乐禍，喜形于色。看时，正是原黄金小社社长、年青的共產黨員刘明正，現任副大队长。刘明正接着說道：“鬼現在还在巷子里啦，剛才我从牛屎巷經過，走到巷中間，听到了‘坡坡坡’的声音，活象一只抱鷄婆，我心慌起来，背上出了汗。越走越急，越急越心跳，声音时大时小，时有时无，越走近声音越大。我一想我是一个共產黨員，腦子馬上清醒了，心也不慌了，我索性站下来，靜听一下。声音来自山坡，用手电一照，哈哈！我就抓了个活鬼。”他的手从背后拿出两片棕叶来，笑着对大家說：“原来是一株棕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动的响声。”随着抖了两下棕树叶，发出了“坡坡坡”的声音，这时大家象听完一个故事一样，松了一口气，紛紛議論到：“啊！原来‘鬼’在棕树上！疑心多暗鬼。”共青团員黃文安向蕭月初質問道：“你經常与鬼打交道，为什么鬼朋友連不留一点情面，把你四个孩子的魂全勾了去呢？”蕭月初不說話了，在沉痛的回忆着。人們靜候他的回答。他眼泪汪汪的說：“我欺騙了大家，欺騙了自己，欺騙了我的小孩，鬼在哪里！我捉了一輩子的鬼，也不知鬼是个什么样子，我再不能欺騙人了！”当場，他把帶在身旁敬了三十多年的木菩薩气愤地摔到厕所里去了。并說：“看你还害人不！”算命先生、师公子、老善人被駁倒了，但是阴阳先生赵荃石却不服气，想爭夺他最后一块迷信陣地，他說：

“鬼神你們破尽了，这‘地’是有的，不信？你們看，这次迁坟就发现埋了近百年的尸体，皮肉犹存哩！‘煞’有方数，‘地’有‘地’家，阳年利东西，阴年利南北。”社員刘述林站起来反駁道：“你騙人，‘地’在哪里？埋你自己的爹爹时，我抬灵柩，你說那块地好，子孙发达，人畜兴旺。今年挖出来，为什么一洞白蟻呢？白蟻沒有长眼睛，你自己也不选择一下嗎？义山园里从来沒有人看过‘地’，尽是乱葬坟，他們的子孙又沒有死光；过去地主富农有錢，你幫他們葬得‘地’好，現在为什么都碰了‘煞’全垮了？”科普协会会長、副大队长瞿德皇提出了更有力的科学依据，他說：“財主們錢多，埋葬的地势干燥，加上又有石灰、雄皇、石膏等收潮物品，尸体上又裹了綾罗綢緞，棺材口用漆封得密密的，空气进不去，当然不易腐烂，即使腐烂，時間也要得长。”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向海棠說了一个故事。他說：“地主艺芝光与貧农艺正康的柴山連毗共界，艺芝光有錢有势，有酒有肉款待阴阳先生，地生們便‘投风踩曲’，硬說这山的风水比任何地方都好。于是，地主艺芝光的的山便成了宝山，財主們爭着購買；艺正康的山却无人过問。現在換了底，艺正康的山年年出好茅柴，出息很大，艺芝光的宝山因埋葬太密，連牛也不想进去吃草了。赵先生，是风水走过了界吧！”又是一陣很長的哄堂大笑。最后阴阳先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为了騙錢，吃松活飯，充当了封建势力的爪牙。

五大神权垮了四个，平日作为菩薩的化身——馬脚黃紹裘，在真理面前，自知理屈，于是低头認罪，繳械投降。他說：“鬼神完全是騙人的，我做錯了事，請大家寬恕，下次再也不干了。”但是，斗志昂揚的群众，沒有剝开他的皮之前，是不肯輕易放他过去的。大家紛紛質問他：“你平日装神捉妖，神气十足，怎么今晚沒有鬼

神了呢？你不是用脚踩过火磚，用手拿过紅鏈，扶过乩，开过药单，上墙捉过妖怪嗎？是好汉拿点真本事出来？”他连连摇头說：“这些都是假的，騙人的。”他說出了几十年来发馬的真面目：“在未出发当‘馬脚’之先，必須仔細打听，通过內部了解出这家人病了什么人？什么病？家里还做些什么人？先后死过些什么亲戚朋友？有多少門帘門口？打听清楚后，在装神时，信口开河，胡說八道，开的药无非是杏仁、当归、甘草之类，既不能診好病，也不会死人。单方也是奇方，什么无根水、蜘蛛眼、老虎草根等，往往一个单方几天还找不到。至于炼紅磚、火鏈，是为了进一步迷惑群众，使人相信得五体投地，也显一显我的威名。踩紅磚、火鏈一般有四种办法：①用鉄砂水（药房有买）涂在脚板上；②用脚尖快跳；③脚底涂烂泥；④不用保护物，暂时不痛，以后还是起泡，几天不能做事。說起捉妖，更是简单，只能掩一掩生人眼，在墙上一手抓只老鼠，或从外面抓只青蛙，一把青草，一它泥巴，用得最多的是泥巴，反正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把这些东西朝小櫃內一丢，用紅布把它封起来，誰也不敢擅开。酒喝够了，錢也賺了（每次十二元）。病好了是菩薩显灵，法師神通广大，逢年过节还有礼物收进；診死了是命該如此，与我何干。俗話說：‘行时不要菩薩保，神灵不保背时人’，这是祖祖輩輩傳下来的一套騙人的只賺錢不貼本的生意，我行了三十多年术，从沒有被人揭穿过，今天我認輸了，保証以后洗手不干了。”

会場上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今天可揭开了西洋鏡，鬼神原来如此，”他們的結論是：“劳动創造世界，神鬼是个大騙子，我們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七十三岁的民間山歌能手刘九三爹，用十字山歌写了菩薩

的一副尊容：

一品堂堂坐庙堂，	两目炯炯惜无光，
三牲不吃猪牛肉，	四肢无力放身旁，
五更不睡长打坐，	六根齐备貌相当，
七孔不通无声息，	八面威风赛帝王，
九(久)坐不动真死宝，	十(实)实菩薩喪天良。

(原載1958年中共湘阴县委刊物紅专第三期)

从一場关于有神与无神問題 的大辯論說起

秦 川

七月十七日西安日报有这样一篇动人的报道，說的是西安市黃澄农业合作社的社員們公开向神权挑战。在七月七日，該社花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時間，找来了“阴阳先生”、鬼法官、巫神、“算命先生”四位神权世界的代表人物，展开了一場有神与无神問題的大辯論，无神論对有神論取得了胜利。

辯論是由合作社决定整理土地、平坟迁坟引起的。社里素来迷信鬼神的人，口里拥护这件事，脑筋里却通不过。平坟期間，挖出一条蛇，就有人大惊大叫：“坟不能迁，风水破了！”有的还祈禱：“鬼呀，鬼呀！不是我要迁你，是干部叫我迁。”有人甚至梦见鬼来向他要房子住。辯論是不可避免的。党的組織抓住了这个問題，决心要依靠群众来一場大辯論，在群众脑子里插上无神論的紅旗。出的題目就是：“风水有沒有？”“鬼魂存在不存在？”他們請来了“阴阳先生”、巫神、鬼法官、“算命先生”，

作为辯論的对立面。这些人是农村中的有神論的宣傳家，把这些人的面貌揭穿了，謬論駁倒了，也就教育了群众，群众的思想問題也容易解决了。

在这場辯論会上，共产主义精神焕发的农民群众，根据亲身見聞，摆事实，講道理，駁得这些平日能言善說的鬼神宣傳家們，只好認輸，迷信鬼神的群众猛然开朗。例如，同“阴阳先生”張瑞新辯論有沒有風水，風水在哪里的时候，人們就說：“你看了一輩子坟，你母亲的坟是你亲自看下的，說的是地勢高数丈，坐山丁旺，为啥埋了不到一年，你就死了儿子，現在还没有一个儿子呢？”另外有人就說了：“我祖父的坟是阴阳先生看的，說是坟基好，风脉旺，一定人財两旺，結果，我們扛了二十几年长工。父亲死时，家里只有一亩二分地，阴阳先生說头要埋在地主的地里，会人丁兴旺；可是，我們并没有照办，我現在已經有五个儿子，孙子也有了。”輪到捉鬼的法官張新强，人們要他当众表演米碗碗收魂的把戏，立刻就被戳穿了。社員罗大章告訴大家說：

“再別信那套鬼玩艺！我的娃前年得了霍乱病，先請他来收魂，他說魂收不回来了，沒法救了。我只好赶到医院去求救，一会救护车送来了五六个医生护士，把娃的命救活了。若是信他的，不就完了？”有个社員气愤地說：“我父亲三十年前，赶牲口跌坏了，張新强亦是說魂丢了，活不成，可是現在还活的挺壮的。”

在許多事实面前，鬼法官低头了，連声說：“沒鬼，沒鬼！沒魂，沒魂！捉了一輩子鬼，我也沒見鬼是啥样子。这是人哄人。从今再不干这騙人的把戏了，大家再不要請我騙人了！”在这場辯論中，表现出群众有很高的覺悟，能够把認識提到原則上來。有的說：“風水不在坟，風水藏在劳动里，沒有双手劳动，人們就不可